

重廣眉山三蘇先生文集

六

幾策二篇

審勢

老泉先生



治天下者定所上所上一定至於萬千年而不變使民之耳目純於一而子孫有所守易以為治故三代聖人其後世遠者至七八百年夫豈惟其民之不忘其功以至於是蓋其子孫得其祖宗之法而為據依可以永久夏之上忠商之上質周之上文視天下之所宜上而固執之以此而始以此而終不朝文而暮質以自潰亂故聖人者出必先定一代之所上周之世蓋有周公為之制禮而天下遂上文後世有賈誼者說漢文帝亦欲先定制而度而其說不果用今者天下幸方治安子孫萬世帝王之計不可不預定於此時然萬世帝王之計常先定所上使其子孫可以安坐而守其舊至於政弊然後變其小節而其大體卒不可革易故享世長遠而民不苟簡今也考之於朝野之間以觀國家之所上

三蘇集卷二十二

者而臣猶有惑也何則天下之勢有彊弱聖人審其勢而應之以權勢彊矣彊甚而不已則折勢弱矣弱甚而不已則屈聖人權之而使其甚不至於折與屈者威與惠也夫彊甚者威竭而不振弱甚者惠褻而不足以為德故處弱者利用威而處彊者利用惠乘彊之威以行惠則惠尊乘弱之惠以養威則威發而天下震慄故威與惠者所以裁節天下彊弱之勢也然而不知彊弱之勢者有殺人之威而下不懼有生人之惠而下不喜何者威竭而惠褻故也故有天下者必先審知天下之勢而後可與言用威惠不先審知其勢而徒曰我能用威我能用惠者未也故有彊而益之以威弱而益之以惠以至於折與屈者是可悼也譬之一人之身將欲乳藥餌石以養其生必先審觀其性之為陰其性之為陽而投之以藥石藥石之陽而投之陰藥石之陰而投之陽故陰不至於涸而陽不至於亢苟不能先審觀己之為陰與己之為陽而以陰攻陰以陽攻陽則陰者固死於陰而陽者固死於陽不可救也是以善

養身者先審其陰陽而善制天下者先審其疆弱以為之謀昔者周有天下諸侯太盛當其盛時大者已有土地五百里畿內反不過千里其勢為弱秦有天下散為郡縣聚為京師守令無大權柄伸縮進退無不在我其勢為疆也方其成康在上諸侯無小大莫不臣伏弱之勢未見於外及其後世失德而諸侯禽奔獸遁各固其國以相侵攘而其上之人卒不悟區區姑息之道而望其能以智服疆國是謂以弱政濟弱勢故周之天下卒斃於弱秦自孝公其勢固已駸駸焉日趨於疆大及其子孫已并天下而亦不悟專任法制以斬撻平民是謂以疆政濟疆勢故秦之天下卒斃於疆周拘於惠而不知權秦勇於威而不知本二者皆不審天下之勢也 吾宋制治有縣令有郡守有轉運使以太系小絲牽繩總合于上雖其地在萬里外方數千里擁兵百萬而天子一呼於殿陛間三尺豎子持傳捧詔而歸之京師則解印趨走惟恐不及如此之勢秦之所恃以疆之勢也勢疆矣然天下之病常病於弱噫有可疆之勢如秦而反陷於弱者何也習於惠而怯於威也惠太甚而威不勝也夫其所以習於惠而惠太甚者賞數加於無功也怯於威而威不勝者刑弛而兵不振也由賞與刑與兵之不得其道是以有弱之實著於外焉何謂弱之實曰官吏曠情職廢不舉而敗官之罰不加嚴也多贖數赦不問有罪而典刑之禁不能行也冗兵驕狂負力幸賞而維持姑息之恩不敢節也將帥覆軍走馬不返而敗軍之責不加重也羗胡疆威凌壓中國而數金繒幣帛之取不為怒也若此類者太弱之實也久而不治則又將有大於此而遂寢微消釋然而潰以至於不可救止者乘之矣然臣以為弱在於政不在於勢是謂以弱政敗疆勢今夫一輿薪之火衆人之所憚而不敢犯者也舉而投之河則何熱之能為是以負疆秦之勢而溺於弱周之弊而天下不知其疆焉者以此也雖然政之弱非若勢弱之難治也借如弱周之勢必變易其諸侯而後疆可能也天下之諸侯固未易變此又非一日之故也若夫弱政則用威

而已矣可以朝政而文定也夫齊古之疆國也而威王又齊之賢主也當其即位委政不治諸侯並侵而人不知其國之為疆國也一旦發怒裂萬家封即墨大夫召其阿大夫與常譽阿大夫者而發兵擊趙魏衛趙魏衛盡走請和而齊國人人震懼不敢飾詐者彼誠知其政之弱而能用其威以濟其弱也況今以天子之尊籍郡縣之勢言脫於口而四方響應其所以用威之資固已完具且有天下者患不為焉有欲為而不可者今誠能一留意於用威一賞罰一號令一舉動無不一切出於威嚴用刑法而不赦有罪力行果斷而不牽衆人是非用不測之形用不測之賞而使天下之人視之如風雨雷電遽然而至截然而下不知其所從發而不可逃遁朝廷如此然後平民益務檢慎而姦民猾吏亦常恐恐然懼刑法之及其身而斂其手足不敢輒犯法此之謂疆政政疆矣為之數年而天下之勢可以復疆臣故曰乘弱之惠以養威則威發而天下震懾然則以當今之勢求所謂萬世為帝王而其大體卒不可革易者其上威而已矣或曰當今之勢事誠無便於上威者然孰知夫萬世之間其政之不變而必曰威耶愚應之曰威者君之所恃以為君也一日而無威是無君也久而政弊變其小節而參之以惠使不至若秦之甚可也舉而棄之過矣或者又曰王者任德不任刑任刑霸者之事非所宜言此文非所謂知理者也夫湯武皆王也相文皆霸也武王棄紂之暴出民於炮烙斬刑之地苟又遂多殺人多刑人以為治則民之心去矣故其治一出於禮義彼湯則不然桀之德固無以異紂然其刑不若紂暴之甚也天下之民化其風淫惰不事法度書曰有衆率怠弗協而又諸侯昆吾毘為亂於是誅鋤其疆梗怠惰不法之人以定紛亂故記曰商人先罰而後賞至於相文之事則又非皆任刑也相公用管仲仲之書好言刑故相公之治常任刑文公長者其佐狐趙先魏皆不說以刑法其治亦未嘗以刑為本而號亦為霸而謂湯非王而文非霸也得乎故用刑不必霸而用德不必王各觀其勢之何所宜用而

然則今之勢何為不可用刑用刑何為不曰王道彼不先審天下之勢而欲應天下務難矣

審敵

中國內也四夷外也憂在內者本也憂在外者末也夫天下無內憂必有外懼本既固矣蓋釋其末以息肩乎曰未也古者夷狄憂在外今者夷狄憂在內釋其末可也而愚不識方今夷狄之憂為末古者夷狄之勢大弱則臣小弱則遁大盛則侵小盛則掠吾兵良而食足將賢而士勇則患不及中原如是而曰外憂可也今之憂夷狄姑無望其臣與遁水其志止於侵掠而不可得也北胡驕恣為日久矣歲邀金繒以數十萬計曩者聖主吾有西羗之變出不遜語以撼中國天子不忍使邊民重困於鋒鏑是以虜日益驕而賄日益增迨今凡數十百萬而猶慊然未滿其欲視中國如外府然則其勢又將不止數十百萬也夫賄益增迨今尤多則賦歛不得不重賦歛重則民不得不殘故雖名為息民而其實愛其死而殘其生也名為外憂而其實憂在內也外憂之不去聖人猶且恥之內憂而不為之計愚不知天下之所以久安而無變也古者匈奴之疆不過冒頓當暴秦刻剝劉項戰奪之後中國燼然矣以今度之彼且遂入踐中原如決大河潰蟻壤然卒不能越其疆以有吾尺寸之地何則中原之疆固百倍於匈奴雖積衰新造而猶足以制之也五代之際中原無君晉瑯苟一時之利以子行事匈奴割幽燕之地以資其疆大孺子繼立大臣外叛掃境來寇兵不血刃而京師不守天下被其禍匈奴自是始有輕中原之心以為可得而取矣及 吾宋景德中大舉來寇 章聖皇帝一戰而却之遂與之盟以和夫人之情勝則狃狃則敗敗則懲懲則勝匈奴狃石晉之勝而有景德之敗懲景德之敗而愚未知其所勝甚可懼也雖然數十年之間能以無大變者何也匈奴之謀必曰我百戰而勝人人雖屈而我亦勞馳一介入中國以形凌之以勢劫之歲得金錢數十百萬如此數十歲我益數百千萬而中國

損數百千萬吾日以富中國日以貧然後足以有為也天生北狄謂之
犬戎投骨於地信然而爭者犬之常也今則不然邊境之上豈無可乘
之釁使之來寇大足以奪一郡小亦足以殺掠數千人而彼不以動其
心者此其志非小也將以蓄其銳而伺吾隙以伸其所大欲故不忍以
小利而敗其遠謀古人有言曰為虺弗權為蛇奈何匈奴之勢日長炎
炎今也柔而養之以冀其卒無大變其亦惑矣且今之中國之所以竭
生民之力以奉其所欲而猶恐恐焉懼一物不稱其意者非謂中國之
力不足以支其怒耶然以臣度之當今中國雖萬萬無有如石晉可乘
之勢者匈奴之力雖足以犯邊然今十數年間吾可以必無犯邊之憂
何也非畏吾也其志不止犯邊也其志不止犯邊而力又未足以成其
所欲為則其志惟恐吾之一旦絕其好以失吾之厚賂也然而驕傲不
肯少屈者何也其意曰邀之而後固也鷙鳥將擊必匿其形昔者冒頓
欲攻漢漢使至輒匿其壯士健馬故兵法曰詞卑者進也詞彊者退也

三蘇文二卷

七百字

五

今匈奴之君臣其莫不張形勢以誇我此其志不欲戰明矣闔廬之入楚
也因唐蔡勾踐之入吳也因齊晉匈奴誠欲與吾戰邪曩者陝西有元
昊之叛河朔有王則之變嶺南有智高之亂此亦可乘之勢矣然終以
不動則其志之不欲戰又明矣吁彼不欲戰而我遂不與戰則彼既得
其志矣兵法曰用其所欲行其所能廢其所不能於敵反是今無乃與
此異乎此匈奴之力既未足以伸其所大欲而奪一郡殺掠數千人之
利彼天下又不以動其心則我勿賂而已勿賂而彼以為辭則對曰爾
何功於吾歲欲吾賂吾有戰而已賂不可得也雖然天下之人必曰此
愚人之計也天下孰不知賂之為害早而勿賂之為利顧勢不可爾臣以
為不然當今夷狄之勢如漢七國之勢昔者高祖急於滅項籍故舉數
千里之地以王諸將項籍死天下定而諸將之地因遂不可削當是時
非劉氏而王者八國高祖懼其且為變故大封吳楚齊趙同姓之國以
制之既而信越布鯨鯢日誅死而吳楚齊趙之疆反無以制當是時諸侯

王雖名為臣而其實莫不有帝制之心膠東膠西濟南又從而和之於是擅爵人赦死罪戴黃屋刺客公行匕首交於京師罪至彰也勢至逼也然當時之人猶且徜徉容與若不足慮月不圖歲朝不計更循循而摩之煦煦而吹之幸而無大變以及於孝景之世有謀臣曰鼂錯始議削諸侯地以損其權天下皆曰諸侯必且反錯曰固也削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則反疾而禍小不削則反遲而禍大吾懼其不及今反也天下皆曰鼂錯愚呼七國之禍期於不免與其發於遠而禍大不若發於近而禍小以小禍易大禍雖三尺童子皆知其當然而其所以不與錯者彼皆不知其勢將有遠禍而度己不及見謂可以寄之後人以苟免吾身者也然則錯為一身謀則愚而為天下謀則智人君又安可捨天下之謀而用一身之謀哉今者匈奴之強不減於七國而天下之人又用當時之議因循維持以至於今方且以為無事而臣以為天下之大計不如勿賂則變疾而禍小賂之則變遲而禍大畏其疾也不若思其大

樂其遲也不若樂其小天下之勢如坐弊船之中浸浸乎將入於深淵不及其尚淺也舍之而求所以自生之道而以濡足為解者是固夫覆溺之道也聖人除患於未萌然後能轉而為福今也不幸養之以至此而近憂小患又憚而不決則是遠憂大患終不可去也赤壁之戰惟周瑜呂蒙正知其勝伐吳之役惟羊祜張華以為是則宏遠深切之謀固不能合庸人之意此鼂錯所以為愚也雖然錯之謀猶有遺憾何者錯知七國必反而不為備反之計山東變起而關內搖動今者匈奴之禍又不若七國之難制七國反中原半為敵國匈奴叛中國以全制其後此又易為謀也然則謀之奈何曰匈奴之計不過三一曰聲二曰形三曰實匈奴謂中國怯久矣以吾為終不敢與之抗且其心常欲固前好而得厚賂以養其力今也遽絕之彼必曰戰而勝不知坐而得賂之為利也華人怯吾可以先聲脅之彼將復賂我於是宣言於遠近我將以某日圍某所以某日攻某所如此謂之聲命邊郡休士卒偃旗鼓寂然

若不聞其聲聲既不能動則彼之計將出於形除道剪棘多為疑兵以臨吾城如此謂之形深溝固壘清野以待寂然若不見其形形又不能動則技止此矣將遂練兵秣馬以出於實實而與之戰破之易爾彼之計必先出於聲與形而後出於實者出於聲與形期我懼而以重賂請和也出於實不得已而與我戰以幸一時之勝也夫勇者可以施之於怯不可以施之於智今夫叫呼跳踉以氣先者世之所謂善鬪者也雖然蓄全力以待之則未始不勝彼叫呼者聲也跳踉者形也無以待之則聲與形者亦足以乘人於卒不然徒自弊其力於無用之地是以不能勝也韓許公節度宣武軍李師古忌公嚴整使來告曰吾將假道伐滑公曰爾能越吾界為盜耶有以相待無為虛言滑帥告急公使謂曰吾在此公安無恐或告除道剪棘兵且至矣公曰兵來不除道也師古詐窮遷延以遁臣故曰彼計出於聲與形而不能動則技止此矣與之戰破之易爾方今匈奴之君有內難新立意其必易與鄰國之難霸王

之資也且天與不取將受其弊賈誼曰大國之王勿弱未壯漢之所置傳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大抵皆冠血氣方剛漢之傳相以病而賜罷當是之時而欲為安雖堯舜不能嗚呼是七國之勢也

重廣眉山三蘇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二

重廣眉山三蘇先生文集卷第二十四

擬進士對

御試策一道

策問

東坡先生

朕德不類託於士民之上所與待天下之治者惟萬方黎庶之求詳延于廷諫以世務豈特考子大夫之所學且以博朕之所聞蓋聖王之御天下也百官得其職萬事得其序有所不為為之而無不成有所不革革之而無不服田疇闢溝洫治草木暢茂鳥獸魚鼈無不得其性其富足以備禮其和足以廣樂其治足以致刑子大夫以謂何施而可臻此方今之弊可謂衆矣救之之術必有本末所施之宜必有先後子大夫之所宜知也生民以來所謂至治必曰唐虞成周之時詩書所稱其迹可見以至後世賢明之君忠智之臣相與憂勤以營一代之業雖未盡善要其所以成就亦必有可言者其詳著之朕將親覽焉

對策

臣伏見陛下發德音下明詔以天下安危之至計謀及於布衣之士其求之不可謂不切其好之不可謂不篤矣臣私所憂者不知陛下有以受之與禮曰甘受和白受采故臣願陛下先治其心使虛一而靜然後忠言至計可得而入也今臣觀陛下先入之言已實其衷邪正之黨已貳其聽功利之說已動其欲則雖有皋陶益稷之謀亦無自而入矣而況於踈遠愚陋者乎此臣之所以大懼也若乃盡言以招禍觸諱以亡軀則非臣之所卹也 聖策曰聖王之御天下也百官得其職萬事得其序臣以為陛下未知此也是以所為顛倒失序如此苟誠知之曷不尊其所聞而行其所知歟百官之所以得其職者豈聖王人人而督責之萬事所以得其序者豈聖王事事而整齊之哉亦因能而任職因職以任事而已官有常守謂之職施有先後謂之序今陛下使兩府大臣侵三司財利之權常平使者亂職司守令之治刑獄舊

法不以付有司而取決於執政之意邊鄙太慮不以責帥臣而聽計於小吏之口百官可謂失其職矣王者之所宜先者德也所宜後者刑也所宜先者義也所宜後者利也而陛下易之萬事可謂失其序矣然此猶其小者其大者則中書失其政也宰相之職古者所以論道經邦今陛下但使奉行條例司文畫印而已矣昔邴吉為丞相蕭望之為御史大夫均之言陰陽不和各在臣等而宣帝以為意輕丞相終身薄之今政事堂忿爭相詬流傳都邑以為口實使天下何觀焉臣願陛下首還中書之政則百官之職萬事之序以次得矣 聖策曰有所不為為之而無不成有所不革革之而無所不服 陛下之及此言是天下之福也今日之患正在於未成而為之未服而革之耳夫成事在理不在勢服人以誠不以言理之所在以為則成以禁則止以賞則勸以言則信古之人所以鼓舞天下綴之斯來動之斯和者蓋循理而已今為政不循理而欲以人主勢威脅而成之夫以斧析薪可謂必克矣然不

三書策

六百九十一

二

張

循其理則斧可缺薪不可破是以不論尊卑不計強弱理之所在則成理所不在則不成可必也今 陛下使農民舉息與商賈爭利豈理哉而何怪其不成乎禮曰微之顯誠之不可掩也如此 陛下苟以誠心平為民則雖或謗之而人不信苟以誠心平為利則雖自解釋而人不服且事有決不可欺者吏受財枉法人必謂之賊非其有而取之人必謂之盜苟有其實不敢辭其名人青苗有二分之息而不謂之放債取利可乎凡人為善不自譽而人譽之為惡不自毀而人毀之如使為善者必須自言而後信則堯舜周孔亦勞矣今天下以為利 陛下以為義天下以為害 陛下以為仁天下以為貪 陛下以為廉不勝其紛紛也則使二三臣者極其巧辯以解荅千萬人之口附會經典作為文書以曉告四方之人四方之人豈如嬰兒鳥獸而可以美言小數眩惑之歟且夫未成而為之則其弊必至於不敢為未服而革之則其弊必至於不敢革蓋世有好走馬者一為墜傷而終身徒行何者慎重則必

成輕發則多敗此理之固然也 陛下若出於慎重則屢作屢成不惟人信之 陛下亦自信而日以勇矣若出於輕發則每舉而每敗不惟人不信 陛下亦自不信而日以怯矣文宗始用訓注其意豈淺也哉而一經大變則憂沮喪氣不能復振文宗亦非有失德徒以好作而寡謀也慎重者始若怯終必勇輕發者始若勇終必怯迺者橫山之人未嘗一日而忘漢雖五尺之童子知其可取然自慶曆以來莫之敢發者誠未有以善其後也近者邊臣不計其後而遽發之一發不中則內帑之費已數百萬計而關輔之民困於飛輓者三年而未已雖天下之勇者敢復為之歟為之固不可敢復言之歟由此觀之則橫山之功是欲速而壞之也近日青苗之政助役之法均輸之策併軍蒐卒之令卒然輕發又甚於前矣 陛下不卹人言持之益堅而勢窮事礙終亦乖變他日雖有良法美政 陛下能復自信乎人君之憂在於樂因循而重改作今 陛下春秋鼎盛天錫勇智此萬世一時也而群臣不能濟之

以慎重養之以敦朴譬如乘輕車馭駿馬冒險夜行而僕夫又從後鞭之豈不殆哉臣願 陛下解轡秣馬以須東方之明徐行於九軌之道甚未晚也 聖策曰田疇闢溝洫治草木暢茂鳥獸魚鼈莫不得其性者此百工有司之事也曾何足以累 陛下陛下操其要治其本恭已無為而物莫不盡其天理以生以死若夫百工有司之事自宰相不屑為之又況於 陛下乎 聖策曰其富足以備禮其和足以廣樂其治足以致刑何施而可以臻此孔子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燔兔瓠葉可以行禮掃地而祭可以事天禮之不備非貧之罪也管子曰倉廩實實知禮節臣不知 陛下所謂富者富民歟抑富國歟陸賈曰將相和則士豫附劉向曰眾賢和於朝萬物和於野今 朝廷可謂不和矣其咎安在陛下不反求其本而欲以力勝之力不能勝眾也久矣古者刀鋸在前鼎鑊在後而士猶犯之今 陛下躬蹈堯舜未嘗誅一無罪欲須眾言不過盡逐異議之臣而更用人必未忍行亡秦偶語之禁起東漢

黨錮之獄則士何畏而不言哉臣恐逐者不已而爭者益多煩言交攻愈甚於今日矣欲望致和而廣樂豈不踈哉古之求治者將以措刑也今陛下求治則欲致刑此又群臣誤陛下也臣知其說矣是出於荀卿荀卿喜為異論至以人性為惡則其言治世刑重亦宜矣而說者又以為書稱唐虞之隆刑故無小而周之盛時群飲者殺臣請有以詰之夏禹之時大辟二百周公之時大辟五百豈可謂周治而禹亂耶秦為法及三族漢除肉刑豈可謂秦治而漢亂耶致之言極也天下幸而大治使一日未安陛下將變今之刑而用其極歟天下幾何其不叛也徒聞其語而懼者已衆矣臣不意異端邪說惑誤陛下至於如此且夫宥過無大刑故無小此用刑之常理也至于今守之豈獨唐虞之隆而周之盛時哉所以誅群飲者意其非獨群飲而已如今之法所謂夜聚曉散者使後世不知其詳而徒聞其語則凡夜相過者皆執而殺之可乎夫人相與飲酒而輒殺之雖桀紂之暴不至於此而謂周公行之歟聖策曰方今之弊可謂衆矣救之之術必有本末所施之宜必有先後臣請論其本與其所宜先者而陛下擇焉方今救弊之道必知立事立事之本在於知人則所施之宜當先觀大臣之知人與否耳古之欲立非常之功者必有知人之明苟無知人之明則循規蹈繩墨以求寡過二者皆審於自知而安於才分者也道可以講習而知德可以勉強而能惟知人之明不可學必出於天資如蕭何之識韓信此豈有法而可傳者哉以諸葛孔明之賢而知人之明則其所短是以失之於馬謖而孔明亦審於自知是以終身不敢用魏延我仁祖之在位也事無大小一付之於法人無賢不肖一付之於公議事已効而後行人已試而後用終不求非常之功者誠以當時大臣不足以與於知人之明也古之為醫者聆音察色洞視五臟則其治疾也有剖骨決脾洗濯胃腎之變苟無其術不敢行其事今無知人之明而欲立非常之功解縱繩墨以慕古人是猶未能察脉而欲識華佗之方其異於操刀

而殺人者幾希矣房瑄之稱劉秩關播之用李元平是也至今以為笑矣陛下觀今之大臣為知人歟為不知人歟乃者擢用衆才皆其造室握手之人要結審固而後敢用蓋以為其人可與戮力同心共致太平曾未安席而交口攻之者如蝟毛而起陛下以此驗之其不知人也亦審矣今天下無事異同之論不過瀆亂聖聽而已若邊隅有警盜賊竊發俯仰成敗呼吸變動而所用之人皆如今日乍合乍散臨事解體不可復知則無乃誤社稷歟華陀不世出天下未嘗廢醫蕭何不世出天下未嘗廢治陛下必欲立非常之功請待知人之佐若猶未也則亦詔左右之臣安分守法而已 聖策曰生民以來其稱至治必曰唐虞成周之時詩書所稱其迹可見以至後世賢明之君忠智之臣相與憂勤以營一代之業者雖未盡善然要其所以成就亦必有可言者其詳言之臣以為此不可以勝言也其施設之方各隨其時而不可知其所以可知者必畏天必從衆必法 祖宗故其言曰戒之戒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又曰稽于衆舍己從人又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詩書所稱大略如此未嘗言天命不足畏衆言不足從 祖宗之法不足用也符堅用王猛而焚世仇騰席寶不悅魏鄭公勸太宗以仁義而封倫不信凡此之人欲陛下違衆而自用者必以此籍口而陛下所謂賢明忠智者豈非意在於此等歟臣願考二人之所行而用求之於今王猛豈嘗設官而謀計利魏鄭公豈嘗貸錢而取息歟且其不悅者不過數人固不害天下之信且服也今天下有心者怨有口者謗古之君臣相與憂勤以營一代之業者似不如此古語曰百人之衆未有不公而況天下乎今天下非之而陛下不問臣不知所稅駕矣詩曰譬彼舟流不知所屆心之憂矣不遑假寐區區之忠望陛下察之臣謹昧死上對

重廣眉山三蘇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五

御試策

制科策一道

頓濱先生

陛下過聽策臣於廷得竭愚衷以奉大對臣性狂愚不識忌諱伏讀陛下制策凡所以問臣之事數十條者臣已詳聞之矣然臣內省愚誠欲先以聞而後答陛下以所問伏惟陛下承先帝之業即位以來四十餘年四方乂安陛下守此太平之成基平日無事端居靖慮亦嘗有憂於此乎無憂於此乎陛下策臣曰朕承祖宗之大統先帝之休烈深惟寡昧未燭於理又曰志勤道遠治不加進夙興夜寐于茲三紀此陛下憂懼之言也然臣以為陛下未有憂懼之誠耳往者竇臭元慶曆之間西羌作難陛下晝不安坐夜不安席當此之時天下皆謂陛下憂懼小心如周文王然而自西方解兵陛下棄置憂懼之心而不復思者二十年矣古之聖人無事則深憂有事則

三蘇策二十五

六十一

張

不懼矣夫無事而深憂者所以為有事之不懼也今陛下無事則不憂有事則大懼臣以為陛下失所憂矣故臣願陛下雖天下無事而不忘憂懼之心陛下誠能用臣此言則凡所以問臣者雖不言可得而舉也苟未能用臣此言則凡所以問臣者臣雖言之無益也制策曰朕德有所未至教有所未孚闕政尚多和氣或盭陛下思慮至此此則聖人之用心也臣請為陛下推其本原而極言其故臣聞之書曰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昔者夏之衰也有太康商之微也有祖甲周之敗也有穆王漢之卑也有成帝唐之亂也有穆宗恭宗此六帝王者皆以天下之治安朝夕不戒沈湎于酒荒耽于色晚朝早罷早寐晏起大臣不得盡言小臣不得極諫左右前後惟婦人是侍法度正直之言不留于心而惟婦言是聽謁行於內勢橫於外心氣荒亂邪僻而無所主賞罰失次萬事無紀以至於天下大亂而其心不知之也是以三代之季詩人疾而悲傷之曰匪教匪戒時惟婦

寺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又曰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赫赫宗周褒姒滅之蓋傷其不可告教而至於敗也臣竦賤之臣竊聞之道路陛下自近歲以來宮中貴姬至以千數歌舞飲酒歡樂失節坐朝不聞諮議便殿無所顧問夫三代之衰漢唐之季其所以召亂之由陛下已知之矣久而不止百蠹將由之而出內則將為蠱惑之所汙以傷和伐性外則將為請謁之所亂以敗政害事婦人之情無有厭足迭相誇尚爭為侈靡賜予不足以自給則不憚於受賂賄賂既至則不憚於私謁私謁既行則內外將亂陛下無謂好色於內而不害外事也且臣聞之欲極必厭樂甚必反方其極甚之時一陷於其中而不能以自出然及其覺悟之後未始不以自悔也陛下何不試於清閑之時上思宗廟社稷之可憂內思疾病恙患之可惡下思庶人百姓之可畏則夫嬪御滿前適足以為陛下憂而未足以為陛下樂也伏惟聖心未之思焉是以遲遲而不去詩云顛沛之揭枝葉未有害大實先撥方今

承祖宗之基四方無虞法今修明百官繕完而陛下奈何先自撥其本哉臣恐如此德教日以陵遲關政將至於敗矣氣將至於災而不可救也制策曰田野雖闢民多亡聊邊境雖安兵不可徹利入已浚浮費訖廣臣以為地有所未闢是以民不得安其生邊境雖安而亦誠安是以兵不得而徹其備浮費日廣是以利入浚而不能休何者自京以西近自許鄭而遠至唐鄧九數千里列郡數十士昏膏腴古之賦輸大半多出於此自兩漢以來名臣賢守所以為民興利除害溝洫畎澮之迹往往猶在而荆棘成林無尺寸之耕狐狸豺狼之所嗥跳而逃兵罷士之所竄伏陛下所使守此地者終無一人為陛下深思極慮招徠流亡以墾化其地賢才良士以為此僻遠之處而不肯往陛下下何不使大臣舉人而守之親召而勉勵其志屬以此事而以此為殿最之課不及十年此將皆為天下之沃壤臣故曰地有所未闢是以天下之民不得安其生也臣又聞古之制邊備者外有亭障內有屯兵

亭障欲繁屯兵欲簡繁則耳目明簡則氣勢合今者邊境之患患在亭障之地而皆屯兵以待寇至屯兵之處兵分力弱而不足以備禦夫屯兵於亭障之地者兵必不能甚多也兵不能甚多則寇至必不能抗而徒弃甲兵於無用此拙守者之計也然今之人又患夫屯之不密而歲益增焉小屯不過百人大屯不過數百城壘之廣狹弱弓乏矢可以越而過者往往是也然而前守之所城後守不敢徹非不知徹也恐後之有敗事而以是爲過也兵法曰善攻者敵不知所守善守者敵不知所攻夫敵不知所攻非連臂而守之也雖連臂而守之敵尚可得攻而絕也古之善守者置兵於要害之地則敵人不敢過而爲盜何者畏吾之乘其背也過人之城而又遇城焉則腹背而受敵此用兵之深忌也今國家不料敵之不敢過吾城以深入吾地而懼敵之敢入深也夫敵之過吾城以深入吾地是吾利也而又何患乎且故欲收諸小屯無益之兵而聚之大屯諸故小屯皆廢以爲亭障嚴斥候謹烽燧以爲大

屯之耳目置大屯於要害之地以形制我狄高城深池精爲守備使可以對敵逾月而不陷制爲諸屯使其相去之遠近可以輕兵十日而相救且讀古兵書戰國策未嘗見有敵人敢越大城深入而爲寇者且故曰邊境雖安而非誠安是以兵不得徹其備也且又聞人君之於天下本非有情愛相屬如父子兄弟之親也上以其勢臨下則下以其勢奉上二者相持而行不相悅則解不相合則叛譬如草木之於地也託土而生判然二物也有根而縹繆之交橫相入而至於不可拔及其不相入也木槁於上而根不下屬地確於下而氣不上接一夫之力可拔而取也飄風暴雨可披而離也是以古之聖人於其無事之時必深結百姓之心使之歡欣交通分義積厚而不忍相弃於緩急之際昔漢之文景優裕天下時使薄賦歛寬田租宥罪戾當此之時雖天下和平猶未見其利及至末世賊臣竊命國統已絕而天下之心獨依依不忍離漢者特以文景之所以愛之者深而不可忘也 國家自 祖宗以來至

於陛下四世矣陛下之所以深結於民者何也民之所好者生也
所惜者財也陛下擇吏不精百姓受害於下無所告訴則是陛下
未得以生結民也陛下賦歛煩重百姓日以貧困衣不蓋體則是
陛下未得以財結民也吏之不仁尚以為吏之過賦歛之不仁誰當任
其咎且陛下九所以用財者果何事乎上有官吏之俸下有士卒之
廩外有夷狄之賂此三者陛下未得省之之術臣亦未敢以為言也
臣獨怪陛下內有宮中賜予玩好無極之費此何為者也九今百姓
所為一物以上莫不有稅茶鹽酒鐵關市之征古之所無者莫不並行
疲民咨嗟不安其生而宮中無益之用不為極限所欲則給不問無有
司會不敢爭大臣不敢諫執契持勅迅若兵火陛下外有北狄西戎
歲邀金繒而又內自為一窵以耗其所遺餘臣恐陛下以此獲謗而
失民心之歸也故臣願陛下日夜自損以礪左右痛為節儉以寬百
姓捐錦繡弃金玉以質素為貴賦稅之入獨以供不得已之費使天

下知戴陛下之德一旦有緩急則民尚可以使之無叛臣故曰浮費
日廣是以利入浚而不能止者此之謂也制策曰軍冗而未練官冗
而未澄夫軍冗未練則為無兵官冗未澄則為無吏古者民多則兵衆
兵衆則國強今兵衆而至於以為冗者則是不耕而食之過也然而屯
田之利是當今之至計也然而屯田之不用則亦有說兵之不可使
耕一也天下須兵之地無官田而閑田之鄉不須兵二也此二患者臣
嘗慮之蓋亦以為無難也有兵而不可使耕臣亦不敢強使也計今天
下之兵一歲死亡幾何而以其數募民為兵且屯田民自將有應此選
者則今不耕之兵十數歲之後其存者將有幾此非屯田之所當畏者
一也天下郡縣未嘗無官田郡縣之無官田者嘗有之而官鬻之也藉
沒之田歲歲不絕舉而積之而田皆在官矣閑田之鄉不過京師之西
雖差遠於京畿然而車馳卒奔可以不過旬日而至有欲用之可以緩
急而召雖禁衛之兵亦可以循漢之故發郡縣之兵充之暮年而易

京師可獨置天子腹心之軍數萬以制四方之客軍使之獨得不耕而食如周之環人漢之羽林伏飛之類此又非屯田之所當畏者二也如此而兵冗之弊可以去矣且又聞方今用人之弊有二更多也吏雜也吏多之弊輕吏雜之弊重吏多而不雜則賢不肖猶有辨也多而不免於雜既費廩祿又不得賢也費廩祿則國貧不得賢則事不舉均之二弊事不舉者所當先治也如君之意且可使審官銓曹密院三班分別天下之官其事之為天下之要而其地之為一方之急者別之以為一等而使諸道之職司各第其吏之廉明善事最異者而上之於審官銓曹密院三班而審官銓曹密院三班即任之以此至於其餘不急之官則又為一等使碌碌之吏以今先後之法占之此法既行要以世之庸吏必將群議而駁怨然自以為聖人之為天下不憚人之有怨心而問其怨之當否今世之患上之人畏下太甚而下之人持上太過上以其法御下而下乃以法攻上之失是在上者不敢有所興利除

害而惟法之聽法者上之所當用耳而豈亦使天下之人以繩上哉此大甚也且讀後魏書觀其始時天下用兵武夫悍卒皆得為吏而當此之時吏道不雜何者其所用者多賢而不肖者未嘗用也及其後世患夫不用者之多怨也是以崔亮從而更之不問士之賢愚而專以傳解日月為斷沉滯者皆稱其能而魏之失人自是而始故君欲分而別之以為賢不肖之辨如此而官冗之弊可除矣陛下興庠序於久亡悼禮樂之未備思繼可封之俗欲隆皆讓之節而訟未息深求其故歸各在位以為教化不足而法律有餘是以民不知避吏不知懼咨嗟怨讟並興而不止思所以治之而不得其道君聞善治天下者不必有美名而有豐豐之實功不善治天下者其名不必不美而其實空虛無益於事陛下自即位以來登庸俊良力興美政以教化天下者於今九幾矣慶曆之中勸農桑興學校當此之時天下以為三代之風可以漸復然而學校既興農桑既勸而天下之風俗卒何以異於慶曆之始今

者 陛下又發德音分遣使者巡行天下或以寬恤或以減省或以均稅名號紛紜而天下又皆翕然知 陛下之欲速為治也然且以為陛下或於虛名而未知為政之綱也且一陛下以為此數事者皆足以致治耶不足以致治耶 陛下設官置吏其職亦有治此等事者耶且以為九 陛下之所以分裂海內以為郡縣縣之中上有守令下有丞尉大有會府統有職司者九所以治此數事耳今陛下欲寬卹百姓而至於特命使者則是此等常為暴也 陛下欲減省均稅而至於特命使者則是此等皆不可使也且觀 陛下之意不過欲使史官書之以邀美名於後世耳故且以為此 陛下惑於虛名也今夫諸道之職司是天下之綱雖然尚非 陛下之所當擇 陛下當擇宰相而宰相當擇職司耳天下諸道凡十有七一道之職司少者三人而多者不過四人均之十七道者其替換迭代不過四五十人也以士大夫之多其擇四五十人而用之且其甚足今不擇賢否而用之至於有事則更命使者故且以謂 陛下未知為政之綱也夫綱雖大不知舉而何教化之能興故且願 陛下興教化自擇職司而天下可以漸治矣 陛下戒慎天災震懼日食淫雨煥氣江河之失度而思聞告戒消伏之理推劉向之傳考呂氏之紀夫劉向之說五行事各以類感滯於一方而不得相通呂氏之書隨其日月而指其必降之災異其言皆迂怪而難信安足為 陛下道哉且聞災異之說有二有可得而推之其所從來者有不可得而推知其所從來者可得而推者人之所為也不可推而推者天之所為也人之所為者不過盜賊竊發於山林戰敗兵破而不得復盜賊竊發是衣食不足政暴吏苛之罪也戰敗兵破是任人不明將不為用之過也至於天之所為凶旱水溢蟲蝗霜雹日食地震星辰墜墜是安知其所由來哉譬如人之將病也五臟失據於中而變見動於四肢發於百體醫者切其脉而觀其色曰是心病也肺病也是皆可也至於鬼嘯於其梁捐瓦於其堂而動之曰是心也是肺也則可乎要

以人之神明精爽消散而不充是以邪物得而干之尚何擇乎心肺之間哉古之儒者其論災異則皆有此弊也今使國家治強人民乂安和氣充塞於天地之間則天為之明地為之靜三辰為之光及其少衰則天地三辰皆將虧缺而不寧頃者水冒京城日食季夏江河淮汴破溢為害地震生毛水變赤色此數事者使董仲舒劉向之徒出而論之必將指國政之一二以為其驗而自以為不然蓋自非以為不為災也以為天地之遠而至於為之變動此非一事之所能致蓋天下之政皆失其中是以其氣衰弱挫沮而不振以至於是以為 陛下歷數天下弊而使 陛下盡脩為云耳非正陽之月而伐鼓挾變說者以為非經然而要以脇陰助陽則雖非正陽而不為失當盛夏之月而論囚報重說者以為非古然而要以使犯法者無父繫之殃而民觀為惡之速及則雖當盛夏而亦不為非也 陛下愍四方之未治而推其源於京師知淫巧僭差之失度而欲各為之節然而未獲所以禁之法是以欲先

治內則惑於何以為京師之言欲先擗姦則惑於不可撓獄市之說今陛下任人使為京兆如得趙廣漢耶則安可以不撓獄市而拘其才如得黃霸耶則安可以擗姦而責其效各隨其才而用之則可以至於治矣然且以為莫若先之以猛而終之以寬頃者 陛下之所任皆能猛矣而不能寬皆得其始矣而不知所以為繼之術是以京兆之政大則斬戮小則笞箠歷歲百餘而終無有人能以仁恕為治者故其民狃於刑戮而不知懼然而不先之以猛且又恐仁恕之不能折夫強暴也 陛下深探儒老之是非而至於漢文漢武治亂之際且聞老子之所以為得者清淨寡欲而其失也弃仁義絕禮樂儒者之得也尊君卑臣而其失也崇虛文而無實用然而道之可以長行而無弊者莫過於儒術其所以有弊者治之過也漢文取老子之所長而行之是以行之而天下豐漢武取儒者之失而用之是以用之而天下困此儒老得失之辨也昔者周公遭變而作豳詩雖言王業之本而要以自明其身之無罪是以謂之國風宣王北伐其事

雖大而其詩非大雅之體是以謂之小雅故夫寬柔敦厚者大雅之風也慷慨勁正者小雅之文也以此推之則可以辨矣三代之時財賦之用有司掌之而冢宰特因其歲之凶豐上下而制其用度多寡之節蓋亦如此而已至於有唐正觀開元之際猶委之郎官其後四方用兵而財用之間亦遂有權時應變之事郎官有所不能辦故立使以主之及其末世雖不能辦則又舉而歸之宰相是以李德裕之徒皆治其事以一有司之職而累天下之宰由此言之則夫陳平韋賢之論有不妄矣若夫泉貨之輕重始於周景王而後有一品之差命秩之實始於魏武帝而後有六等之號水旱蓄積之備莫如李悝之平糴邊陲守禦之方莫如張仁愿之築城圍法九府之名自天府大府王府內府外府職內職金職歲職幣皆列職於周官樂語五均之義天子取諸侯之士以為國均則市不二價其說見於河間獻王之禮此數事者皆非有益於當世之務是以不足深論也伏惟陛下諮謨國事丁寧反覆終而復始不忍捨去於制策之終則又曰富人強國尊君重朝弭災致祥改薄從厚此皆前世之急政而當今之要務子大夫其悉意以陳毋悼後害夫陛下丁寧激切至於如此而臣何敢不為陛下申重其說今陛下憂思天下若此其至而其功不就者豈非無其人之故耶百聞求賢不如變俗俗所不悅雖有賢者將不能自立俗苟好之雖天下之人將從風而靡昔太祖好武略則天下之猛士出而為之兵太宗好奇謀則天下計畫之士出而為之慮真宗好賢則天下豪傑之士出而為之佐陛下好文而愛儒則海內無有不學以待上之所使今陛下公卿滿朝廷趨揖讓文學言語上可以不愧於古人下可以遠過於近世者以陛下誠好之也然陛下中夜不寐起坐而思之天下之事所未能舉者凡有幾何庫府空虛入不支出而不能均兵革怠惰驕桷為用而不能制閑田滿野民食不足而不能闢河水歲決北人受害而不能救戎狄放肆邀取金幣而不能服陛下治天下而

至使不察察有如此者得非 陛下所好非所當用耶狄仁傑有言文士中所為不足快意要得奇才之士與共天下乃進張柬之以代李嶠蘇味道而臣亦以為治天下當得渾剛質直不忌不克不擇劇易之人而任之如漢之絳侯條侯魏之賈逵鄧艾晉之溫嶠周昉唐之婁師德郝處俊得此數人唯 陛下所欲用之致之朝廷之上則賢人益親置之邊境之上則惡言不至如此人者 陛下豈不欲用之故臣願陛下改易所好以變天下之俗則 當今之文人皆可使為朴直之士陛下何憚而久不為也臣本布衣書生 陛下授之以爵祿而又親策之於廷 陛下罄竭所疑以問之於臣而臣何敢不盡其中之所懷以輸之 陛下凡 制策之所以問臣者謹已直率愚意竊揣而妄論之矣才智淺短不足以上塞 明詔無補於聖明之萬一謹俯伏待罪然臣之微意所欲丁寧而致之 陛下者終欲為 陛下畢盡其說臣聞聖人欲有其富則保之以儉欲久其尊則守之以謙欲安其佚則行之

六百六十九

九

杜仁

以勞欲得其欲則濟之以無欲此四者聖人之所以盡天下之利而人不以為貪極天下之樂而不為人之所厭者也老子曰聖人以其無私故能成其私由是觀之則夫欲樂其富而用之以奢者其富必亡欲大其尊而用之以倨者其尊必替欲享其佚而用之以惰者其佚必窮欲獲其欲而用之以肆者其欲必廢是以聖人處衆人之所惡而使天下無異辭然後全享天下之利而無所失故夫斤弃金玉不貴錦繡非以為愛財也畏大呂禮小臣非以為尚賢也鷄鳴而起日具不食非以為集事也去聲色放犬馬非以為美名也凡所以深服天下而消其爭心焉耳伏惟 陛下覽策之始以無忘憂懼之心則又覽其終以審其為天下不察之意二者既行則夫臣之所言者舉可以漸用而無疑矣惟 陛下慎思之力行之無以臣言為妄蓋臣之所見 當今天下之事未有急於此者 陛下幸而留意天下不勝幸甚

重廣眉山三蘇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五



